

● 徐秋影案件沉冤大白记

陈 模



文化艺术出版社

《徐秋影案件》沉冤大白记

陈·模·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24,000 插页 2

1989年4月 北京第1版 1989年4月 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500册

ISBN 7-6039-0320-1/1·192

★ 定价 3.85 元

目 录

第一辑 当代之歌

当代圣人	3
——记小学特级教师王企贤	
改革儒将	26
——记北京无线电三厂青年厂长李宗凌	
生命之光	45
——记全国优秀班主任北京四中教师丁榕	
希望之歌	63
——记北京第一实验小学集体主义教育的实验	
黄金路	83
——替圣明和南通绣衣厂	
蒋樟村的正气歌	117
——记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蒋德金	
春江水暖	134
——皮蛋大王王佩恒传奇	
崛起的巨人	153
——记国家摔跤队主教练、运动健将林超	
蒲柳人家出英才	172
——记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的少年时代	

龙骨山下的文明村	190
——记北京市房山县大韩继大队总支书记祁凤伶	
她把爱献给了孩子	201
庞宗禅的故事	212
艰辛的路程	220
落地生根	233
——记青年农民育种家邓炎棠	

第二辑 往事与思考

深深的怀念	247
生活之路	255
——记革命老前辈董老的嘱咐	
海棠花盛开的时候	262
——和邓妈妈会面记	
耀邦同志二三事	272
火种是怎样传播的	295
血染的长白山麓	306
我是一棵小草	314

第三辑 奇冤纪实

《徐秋影案件》沉冤大白记	327
——哈尔滨市邵玉魁乙号大冤案纪实	
后记	387

第一辑 当代之歌

当代圣人

——记小学特级教师王企贤

你见过播种么？

春天来了，冰雪融了，树木抽芽了，枯黄的原野变绿了。勇敢而辛勤的劳动者，迎着和煦的阳光，把一粒粒金色的种子，播到开垦的土壤中去，生根，发芽，滋长，开花，经过耘草、施肥、灌溉，结出丰硕的果实。

一子入地，万粒归仓。

为了祖国的未来，我们敬爱的王企贤老师，已在小学默默地工作了五十八个春秋。他是一个真正播种生命、希望与光明的人。

庐山的眼泪

1978年的9月，庐山牯岭上秋风习习，颇有点凉意。

在庐山大礼堂里，全国少儿出版工作座谈会，正在热烈地进行。

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年人，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上讲台。他的身体硬朗，穿着朴素的咔叽布服，头发花白而稀疏，下陷的左眼半闭着，脸上布着深刻的皱纹。有人低声告

诉我：“他是小学特级教师王企贤。”啊，久闻大名，今天才得相见。

王老师纯熟、圆润的北京话，一下子吸引了我。他说：十年动乱中，学校停课，许多老师挨批斗，孩子们念不成书。一些中学的年轻人，常到北京实验一小来揪斗我，他们用皮管子、铁蒺藜、鞭子打我，把我的左眼打瞎，一只耳朵也打聋了，这使我的身体受到很大的摧残。可是，使我最痛苦的是，看着孩子们日事游荡，不务正业。我作为一个教师，却教不成书。真是欲教不能，欲罢不忍啊！

说着，他禁不住泪流满面，沉痛地呜咽起来。在这场民族悲剧制造的恶果面前，这位人民教师的崇高的使命感，一种感人肺腑的呼喊，引得全场许多作家、编辑、出版工作者啜泣起来。我也感动得流起泪来，多么可敬的老教师呀！

从此，我们相识了，我不时到实验一小去，和教师们谈谈，参加少先队的一些活动，总想给王老师写点什么。

王老师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全面专政”达六年之久。一天，一位造反派头头对他说：“你解放了，你还有一枝(技)之长，今天你就上课去吧！”

王老师受的伤不能说不重，他听说能重登讲坛，却是喜出望外，顾不得给这位头头纠正“枝”“技”不分的错误，拿起粉笔走进了教室。许是头头们还不放心他，几

个人相跟着去听他的课，一堂课下来，他们说：你不象坐了六年‘小屋’的人，你的课还不减当年。”

王老师只是苦笑了一下，他要让事实来说话。

一块黑石头

从一九二七年起，王老师默默地从事教育工作，已经五十八个春秋了。他一向认为：“一个学校，如不为毕业生所怀念，就不是一个好学校；一个教员，如不为毕业生所敬仰，就不是一个好教员。”我们来考察一下实际的情况吧。

有一天，一位美籍华人来到实验一小，找到副校长王企贤，“请问王先生，贵校是否有块石头？”

王企贤微笑着，看着这位奇怪的客人：“学校里的石头是不少的，你要找的是块什么样的石头呢？”

女客人说：“是块黑色的石头，上面刻着‘母校留念’四个字。”

王老师猛地想了起来，是有这么块石头。他带客人来到一座楼的角落，那里竖着一块黑色的石头，上面果然刻着“母校留念”四个字。这位客人立刻激动起来，用手抚摸着石头，掏出手绢把“母校留念”四个字，擦得干干净净，蹲在地上照了相。

王老师问：“你小时候是不是在这里念过书？”

客人笑着摇了摇头，说：“不，不，我这是第一次来。”

我的丈夫刘仲弘是你的学生，他在美国一个大学当教授。他让我回国观光时，一定到他的母校来一趟，把这儿的一切都拍下来……还要我代表他向您老人家致以深切的问候！”

王老师连声说：“谢谢，谢谢！……刘仲弘，噢，他是四十多年前的学生了。”

女客人深情地说：“王老师，几十年来，仲弘时常想念您；经常向我和孩子说起您。他说，他一辈子忘不了您对他的教诲。您教导他，做人要正直、勤劳、善良，他还常给孩子们讲岳飞、文天祥。他说，这是他小时候您给他们讲过的故事。这些故事里的人物，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子里。”

北京医学院田小明医生，从小是王老师的学生。在“十年动乱”初期，他得知王老师挨斗，整日价担心受怕。他在西安工作时，一天给王老师来了封挂号信，说他梦见王老师死了，在梦里哭醒了，不放心，爬起来写信问安。

王老师回信说：“梦和现实常常相反。你梦见我死了，正是我最好的时候，我活得很好呐！”

在那些人妖颠倒的日子里，王老师被无端地专政了，只有星期六才能回家。每到这天晚上，他家里就坐满了他教过的老学生，他们是来慰问老师的。他说：“我是被专政的人，你们和我来往，不怕受株连吗？”

学生们说：“我们不怕。我们深知您没问题。您在旧

社会既没做官，又没发财，坚守在教育岗位。解放以后，您又辛辛苦苦地教我们，您有什么问题？老师，您耐心点儿，向前看吧！”

王老师正是受到学生们的鼓励，苦撑了难熬的六年。

为数不少的学生，在离校后和王老师还有联系。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或到北京出差的时候，都要去看望王老师。就连在法国当数学研究中心主任的施惟枢教授，也断不了来信问候。他在自己的科学著作前言中特地说明，他所以有今天的成就，首先要归功于他的启蒙老师王企贤。现任教育部副部长张文松同志，每和王企贤见面，都以“老师”相称，不止一次地到王老师家中拜望，听取他对普通教育工作的意见，凡请王老师参加什么会，都以专车接送。他说：“王老师把一生献给了教育儿童的事业。他注意启发学生，多读书，多思考，重师德。在那个时候，能坚持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实验一小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恢复“尊师爱生”的校风，决定请曾是一小学生的钱学森同志，来校给孩子们讲讲话。不曾想，钱学森同志临时接到出国的任务，不能在约定的时间到会，真急人！王老师对一位青年教师说：“我给你写封信，去请清华大学的刘翰生、孙念曾同志来吧！”

青年教师踌躇地说：“人家是知名的教授，请得来吗？”

王老师笑了笑说：“你试试看吧！”

青年教师来到刘教授的家。刘教授原来是个农村孩子，到实验一小念书时，衣着土气，乡音极浓，举止粗犷，学习成绩很差，常被同学们耻笑，他也很觉得难堪。班主任王老师让他练习普通话，并让班上的学生，不要蔑视农村的同学。在王老师的教导下，不到半年，他和同学们相处得很好，学习也有了进步。他对王老师一直怀有感激之情。他在工作室听说王老师来了信，立刻赶到家中，对孩子说：“快去叫孙伯伯来，说王爷爷来信了。”

孙念曾一跨进门就问：“是王老师来信了吗？”

刘翰生说：“王老师让我们明天回学校，给小同学讲一讲。”

两位教授商量了一下，对青年教师说：“请回去告诉王老师，我们几十年前是他的学生，听他的话，现在仍是他的学生，我们一定准时到，还跟从前上学一样，不迟到，不早退。”

经过这次传统教育，实验一小尊师爱生的老校风，又渐渐地恢复起来了。

“我离不开你们”

在旧社会当一名小学教师，生活是很清苦的。

王老师家中有七口人，靠他那点薪金，很难应付吃穿和房费，他常常为此伤透脑筋。可他一上讲台，劲头

就来了，专心致志地讲起课来，似乎把什么困苦，都丢到脑后去了。

民族的灾难，比生活的压力超过百倍。砰地一声枪响，“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了。

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后，日本宪兵队也进驻了实验一小。一小不得不挪借师大附中的教室来开学。这天上午，王老师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走进了六(丙)班的教室，他把黑板一侧的日历撕下一页，缓慢地走上讲台，眼噙着泪水，忧愤地说：“同学们，从现在起，我们是亡国奴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不过是覆巢中的一枚小卵。当一个亡国奴，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危险。往后，我能不能给你们讲课，你们能不能学习中国语文，都成为问题……”他的声音哽咽了，再也说不下去了。

孩子们一个个难过得哭了起来。

那时没有教科书，由教师自选教材。王老师于是选了法国作家都德的三篇作品：《最后一课》、《巴黎之围》、《三渔夫》，都是反映普法战争时期巴黎被围困、人民抗争普鲁士侵略的作品，以后又选讲了爱国诗歌《中华，中华，可爱的中华》，给孩子们灌输爱国意识，要他们永远不要忘记：“我是中国人！”

三七年末，日寇大肆宣扬“南京陷落”的“赫赫战果”，在故宫太和殿召开“庆祝大会”，让各中、小学生去参加。王老师对学生说：“我们自己的地方，被人家占了，怎么叫‘陷落’？‘庆祝’是喜事。我们的首都被占，怎么是喜

事？‘陷落’、‘庆祝’，用词都不当啊！”孩子们参加了“庆祝会”，都不把小旗子打开，也未参加“游行”就散了。在一次“民意测验”中，六（丙）班的学生在填表时，表露了对日寇侵略我国的不满；大汉奸汪精卫为秦桧翻案时，王老师在课堂上，正正经经地讲岳飞与秦桧的历史；有一次，六（丙）班教室黑板的后面，有的学生写了“打倒小日本”的标语，被日本教官发现了，便怀疑王老 师 有“排满抗日”思想，于是审讯、追查王老师。王老师一口咬定：“标语不是我写的，谁写的我也不知道！”日本教官要解聘他。后来，北师大汉奸校长，也以王老师对他“不礼貌”为理由，坚持要解聘他。只是由于教员们竭力保他，说：“这人教得好，清白无问题”，才没有得逞。

在日寇与汉奸的统治下，北平的物价飞涨，一日数变。王老师一个月的工资，只够买一袋白面，他就拿白面换混合面吃；这样可以多换点。

一九四三年秋一个星期天下午，漫天霪雨霏霏，王老师在 家 中 伏案改学生的作业。他的老伴走近他，忧愁地说：“你出去借点钱吧！”

王老师问：“怎么啦？”

老伴说：“家里一点杂合面也没了，吃什么呢？”

王老师想，离发薪只有五、六天，谁家还有余钱借啊？他环视着屋内能卖的全卖了，剩下的破烂谁要啊！噢，墙角还有多半架图书，是他多年省吃俭用买下来的图书，他珍爱这些用得着的图书，可是为了一家人的活

命，他忍痛把书送到琉璃厂书库，换得一摞破票子，买上够吃几天的杂合面，交给妻子做晚饭。他的心情沮丧，坐在案前拿起红笔，写下四句七绝：

烽火连连奈何天，乱世文贫最堪怜。

七口之家生计窘，买米搜到卖书钱。

这“搜”字用得精，写出了旧社会小学教师多少辛酸！

后来，一位好心的朋友劝他：“你守着小学的粉笔，养不活一家人，活动活动吧！”

不久，王老师被介绍到西四帝王庙第三女中当事务主任，工资比一小高。王老师请了几天假，到那里一看，全校每学期经费只有六十元，仅买粉笔就得八十元，不足的钱，要用卖古建筑的砖瓦木料来周济，王老师想，教书之人，不能做伤良心的事。他每晚回家，都有十几个学生等着他执意地挽留他，继续教他们书，王老师含着泪说：“老师不会走的，明天我就回校。”他实在离不开可爱的孩子们，第二天果然回到实验一小来了。

学生们看着王老师形容憔悴，问他：“老师，你病啦？”

王老师说：“我没病呀！”

杨积善、吴桂荣等几人一了解，得知老师的家境艰难，悄悄地集体议决，在《世界日报》上登了一则《捐启》，

说“老师贫也，非病也”。果然募到一些钱，自己省下零用钱，凑了五百元，送到王老师家里：“老师，请收下吧，这是学生的一点心意！”

面对着热心的学生们，王老师的心象刀刺着一下，顿时泪如雨下，泣不成声，自己无能，累及学生，颤颤地说：“同学们……这钱我不能要啊！”

老师不肯收钱，学生们谁也不肯走，一个个哭哭啼啼，师生们抱着依着，眼泪流在一起了，泪水凝聚师生间真挚的爱，人世间一种最纯洁、最珍贵的友情。

孩子们反复说，他们知道钱很少，解决不了老师的困境，但可以“缓和家用”。最后，王老师以“一旦经济情况好转，一一奉还”为条件，把钱收下了。

王老师的经济情况，一直没有好转过。由于贫病交加，在解放前的四年中，他家中七口人死了五口，包括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一个好端端的家庭被无情地破坏了。建国以后党帮助他重新组织家庭，王老师从此可以全身心地投进他热爱的事业中去了。

人于耳，根于心

王老师毕业的保定师范学校，一向以治学严谨而闻名，他自己酷爱读书，学业成绩突出，一直担任着高年級的班主任，教语文和数学。论语文，他读的古书多，文史造诣很深。论数学，他精于运算。有一次，两位苏

联教育专家，临时听他讲数学课，认为他的语言生动简练，对偶数问题处理得当，教案也写得好。有人说，凭王老师的学识、经验，他教中学、师范、大学，也是绰绰有余的，可他教了几十年的小学，没有一点厌倦的情绪。“发不发，看娃娃”。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国家也如此，他极端重视自己的工作；再说，他在实验一小呆了几十年，他的感情和它早已难舍难分了。

夜间，人们从闪亮的窗户里，总是看到他伏案备课。他的习惯是，先把语文熟练地背下来（过长的文章，只背重点段落），再仔细地琢磨全文，遇到艰深、抽象的字句，便借助于字典、辞典，倘若还不能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他就要踱步思考了，烟一根接着一根吸，茶一口一口地喝，常常一踱步就是一、二个小时，妻子对他说：“你何必把自己弄得这么苦呢？”

王老师嫣然一笑，你只知其苦，不知其乐啊！他不知疲倦地踱着步，有时摇头，有时皱眉，有时微笑，有时点头，偶有所得，他会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陈毅同志写的《赣南游击词》，有“三月肉不尝”这一句。这“尝”字如何解释呢？他先让学生体会，或做动作：吃、嚼、尝是怎样的？饭要张嘴吃，硬东西要咀嚼。尝吧，只能用咂一咂，或用舌头舔一舔。赣南的游击战士们，对于肉，别说吃、嚼，连尝也无缘。学生们这样体会、研究的结果，便逐渐认识到红军战士的生活多么艰苦！吃、嚼、尝不是同一词。陈毅同志在诗里用“尝”，不用别的